

聚焦“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

青年学者黄德海与毕旭玲做客 “中华创世神话”讲座,指出——

### 神话在一次次重述中, 接力完成塑造民族的精神造型

■本报记者 范昕

神话故事传递给人们的意蕴,就是神话创作者所给予的原初意义吗?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两位青年学者黄德海与毕旭玲分别在“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创作研究系列辅导讲座的第四讲、第五讲上开讲。他们以《中国古代神话损益》与《中国上古神话的组合与解构——以鲛鱼神话为例》为题,不约而同给出了上述问题的否定答案。

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黄德海指出:“神话是不断生成而趋向于完美形式的孕育过程。中国古代神话经过以某种善为目的的重述之后,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接力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造型。”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毕旭玲也告诉人们:“因为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上古神话经历了很长时间筛选、组合与解构,不是短时期一个地方形成的。它们反映了很多人的共同愿望、价值观。”

#### “变形”令渺远的神话永葆活力

《诗经》起初名为《诗三百》,不少篇目的内容与意蕴都与今天人们看到的不完全一致;人们熟悉的《西游记》,起初来源于大唐玄奘取经的故事,此后历经一代代人不断重写、压缩、添加,形成越来越复杂的文本,诸如孙悟空、猪八戒等角色都是后人添加的;前两年出品的电影《捉妖记》,也是一个新的神话创作过程,可以被视为钟馗捉妖故事的变形……在讲座上,青年学者们以丰富的实例提醒观众,包括神话在内的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很多文本与故事,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样。在他们看来,神话的魅力就在于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变形。正是后世对原始神话的重述甚至大胆而节制的改写,让那些看起来渺远的神话始终保持不息的活力。

比如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关于他的故事是如何演绎的?援引丰富的文献,黄德海为人们理清头绪。最早的盘古是没有具体形象可言的,只见“万八千岁,天地开辟,清阳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渐渐地,盘古的形象清晰起来,“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再进而,盘古有了动态,“盘古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

### 熊亮绘本《悟空传》传递独特感悟

本报讯(记者许畅)日前上映的电影《悟空传》引发一股怀旧潮,而新鲜出炉的绘本《悟空传》,也同样独辟蹊径,知名插画家熊亮对悟空故事的独特感悟。画面里对比强烈的黑与白,横涂直抹的水墨书写,以及与图画呼应的粗犷毛笔字,无不透着原始的野性。

“书中的悟空看上去有一张愤怒的猴脸,但那不是阴郁的表情,更接近充满孩子气的肆意张扬。”熊亮谈及创作经验时说,他期待读者见到“齐天大圣”的另一重性格,发现东方水墨也能酣畅激烈。

新书《悟空传》由果麦文化策划出版,绘本文字源自吴承恩名著《西游记》。熊亮甚至直接抽取原书句子作为画面的文字旁白,如“刚揭了帖,就听见巨响,真个是山崩地裂”“那悟空收了如意棒,抖擞精神叫:我去也!只听见,一路云光,无影无踪去了”。在绘画技法上,《悟空传》全部采用黑色线条,饱蘸水墨画直线,甚至没有过渡与

### “家教时刻影响我们的行为举止”

《良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出版

本报讯(记者许畅)身处逆境如何磨砺自我?何以分辨小聪明与真智慧?当一连串家庭与人生教育问题接踵而至时,千百年来中国家训中蕴含的智慧往往能指点迷津,予人启发。日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著述的《良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书中将重要家训与历史人物、典故融为一体,引人深思。

作为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该书跳出以个别古代家训为主的说教式或释读式模式,而是点点结合、寓理于情。“就像农民种田,播撒下什么种子,日后便会结出怎样的果实。家教不但是人生的起点,而且伴随一生,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举止。”在作者韩昇看来,家训不是用来对外吹嘘和自我标榜的,它们多在家族内部传承,融合了社会行为准则和家族处世经验,少有大话虚饰,语言朴实,寄望殷殷。

书中提到,比如宋朝史学家司马光所写《家范》云:“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这段家训就是提醒做父母的人,不要一味溺爱子女,百依百顺往住会调教出孱弱任性的人格,养成一身孤傲戾气。韩昇说,家训一般都是长辈尽心把祖上世代积累下来的真知感悟进行总结归纳,传授给子孙,要求他们代代身体力行。

家训的寥寥数语,长的卷帙繁多,包含许多教人处世的劝诫,通过讲透事理,循循善诱,令人由衷向往,身体力行。古人非常重视家训的编撰,古家谱往往开卷便是立家格言,作为一个家族的宗旨,自立一格;后面则记载了治家原则,从家庭的基本礼仪规矩,到诸如立志、砥砺、知书、达礼、勤俭、谦和、兴善、除恶等等方方面面,无不尽心点拨。

## 纪念中共二大召开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专家热烈研讨——

# 首部党章缘何在中共二大上诞生

■本报记者 李婷

1922年7月,一批心怀远大理想的革命志士会聚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为期8天的会议在党史上承前启后,诞生了七个“第一”,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大法——第一部正式的党章。它的制定,不仅和此次大会提出民主革命纲领的贡献相当,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那么,首部党章缘何在中共二大上诞生?昨天,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共二大召开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这一议题引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的热烈研讨。

### 中共一大纲领为党章奠定了基础

“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相应的任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李蓉指出,尽管由于筹备匆忙、经验有限,加之会场遭到意外冲闯,中共一大仅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两个文件,没有制订并通过党章,然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其实具有总纲加

章程的性质,它为中共二大第一部正式党章的制定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中文原稿至今未见到,目前留存下来的有俄文、英文两种文本。俄文译稿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下来的档案;英文译稿则见于1924年陈公博在美国用英文写成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论文》的附录。

从俄文、英文版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共列出了15条内容,其中第11条内容没有,因此实际上只有14条。该纲领第一条宣布“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是党的纲领部分,第三条至第十五条则就组织纪律、党的组织机构、党的纲领具有的重要地位等。李蓉认为,这部分的内容,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

当然,将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二大党章共6章29条,分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六个部分,单就条文的数量看比《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14条增加和丰富了很多。而内容上,中共二大党章对党员条件和入党

手续,党的组织机构、组织制度、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党的纪律等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其中,关于党的纪律的有关规定,几乎都是新的内容,共有9条,比如,“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等。

**制定党章,来自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的需要**

与会专家表示,党章的制定,也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的需要。中共一大后,党的组织和工作迅速发展,党员由50多人发展到195人,党的地方组织也有所增加。因此,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制定正式的章程来指导和协调党内生活,统一全党行动,以确保完成党的任务和纲领。因此,中共二大适应党的建设需要,正式制定了党章,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迈出了重大而坚实的一步。

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吴海勇通过文本对比分析后发现,首部党章还受到了首部团章的启发。1922年5月5日,在广州东园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青年团正式成立。大会于5月10日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成为青年团首部正式的团章。而2个多月后在上

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章程。吴海勇在研究中发现,这两个章程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从文字形态而言,两个历史文本极为相近,皆无引言、结语,由“第一章”领起以下各章,章有题名,章下设条文若干,逐章接续排列。此外还可从结构、内容与文字表述三方面得到相应的证明。以文字表述为例,首部党章、首部团章两相对比,明显存有一些词句近似,理应是前者借鉴了后者。比如,党章第一条“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对应团章第一条“凡……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再如,党章第十二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过半数区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与团章第二十七条近乎一致。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邵雅指出,首部党章为何在中共二大上诞生,原因涉及很多方面。但历史已经表明,首部党章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全局性和稳定性,其本身就是党在1922年战斗力、凝聚力与创造力的具体体现,它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也为今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上昆推出筹备11年原创新剧《红楼别梦》,重新解读“钗玉”故事

## “红楼”是昆曲人二百多年的舞台梦



叶锦添设计的贾宝玉服装造型稿之一。叶锦添设计的薛宝钗服装造型稿之一。沈映丽(右)与胡维露(左)分饰“钗玉”。(均上海昆剧团供图)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文学世界里阐释演绎不尽、舞台上取之不竭的经典《红楼梦》,又将增添一个全新的昆剧版本。筹备了11年之久,下月3、4两日,上海昆剧团将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推出原创作品《红楼别梦》,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薛宝钗与贾宝玉的故事。

**昆曲是最早改编《红楼梦》的戏曲剧种**

《红楼梦》这样一部文学巨制,自其诞生以来,一直是戏曲舞台表现的主题。各剧种累积创作的“红楼戏”数以百计,而上世纪50年代末推出的越剧《红楼梦》,更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红楼戏”不只是宝玉与黛玉的爱情故事吸引观众,其中各个个性鲜明的配角,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京剧舞台上,就有荀派名

剧《红楼二尤》、董芷苓主演《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让尤二姐、尤三姐和王熙凤这几个人物唱主角。

鲜为人知的是,戏曲中最早与《红楼梦》结缘的是昆曲。早在公元1792年,即《红楼梦》小说正式出版的第二年,清代戏曲家仲振奎就根据相关情节创作了昆曲折子戏《葬花》,此后由他执笔的昆剧《红楼梦传奇》更是完整上演。遗憾的是,无论大戏还是折子,都没能传承下来。知名昆剧艺术家岳美缇告诉记者,虽然仲氏的剧本和曲谱流传至今,可就连俞振飞等“传字辈”老师也没有演过。

昆曲人却一直怀有“红楼”情结。上世纪60年代初,作为1949年后的昆曲第一代,“昆大班”岳美缇、华文漪、张洵澎等一批昆曲新苗,在“传字辈”老师的悉心培育下,渐成气候。这群“昆大班”正值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她们的青春年华不正对应着“十二钗”么?娇美的华文漪是黛玉,机灵的张洵澎是王熙凤,而岳美缇这个女小生,表现贾宝玉更是再合适不过。沈传芷、华传浩、朱传茗三位“传字辈”老师亲自指导,朱传茗执笔唱腔设计,而俞振飞则也来指点岳美缇身段动作。在老师们的一起努力下,“昆大班”还没毕业,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新创大戏昆剧《红楼梦》。其中的不少曲子不仅遵循传统,又优美动听,至今还在曲友中间流传。遗憾的是由于剧本遭毁,加之当年没能留下录像和完整录音,此后没能在舞台上演。

**“金玉良缘”里有没做完的文章**

“排还是不排,我们纠结了好久!”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坦言,《红楼别梦》酝酿11年,不只是因为前有多部戏曲改编经典高山仰止,更是对这个古老剧种与经典文本创新的志忑。她说:“昆曲的原创很难,既要符合当下的审美趣味与精神

气质,同时又要保证传统的唱腔程式不走样,在这个过程中,昆曲人只能边走边想,慎之又慎。”

该剧中,“梅花奖”新晋得主胡维露饰演薛宝钗与贾宝玉。对沈映丽来说,历来对宝钗的塑造,大多作为黛玉的反衬,这反而让她看到了可以再诠释的空间。待嫁时的娇羞、挚友离世时的痛苦、被丈夫误解时的激愤,都是宝钗不被注意的另一面。她与宝玉间的“金玉良缘”里有没做完的文章。而创新之作也绝不是只是年轻人才的“试验田”,昆剧团还请到凭《卧虎藏龙》拿下奥斯卡金像奖的叶锦添担任该剧的服装造型设计。谷好好说:“三顾茅庐请他来,不是作为亮点来赚眼球,而是深知他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并充分尊重戏曲传统;而且他的作品还不至于时尚元素点缀其中,希望这次合作是一次真正的艺术上的探索。”

30余场。天鹅公主与王子的爱情双人舞、轻松欢快的四小天鹅,展示古典技术巅峰的“黑天鹅”双人舞……届时,舞剧的经典舞段不但将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更令人惊叹的是由48只洁白的“天鹅”组成的“天鹅海洋”将移动、变化出或简或繁的优美队形,每一个定格都震撼人心。

不过,因为此次演出“天鹅群”的数量由常规的16或24只变成了48只,灯光、布景与舞台纵深就要做相应调整,以衬托48只“天鹅”的恢弘。如此一来,前期的舞美工作便是必不可少。喀什噶尔剧院之前很少呈现如此庞大的演出,剧场设施有限。为此,上芭在前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为解决剧场后台区域不足,上芭的舞美团队专门搭建了多个帐篷供演员们化妆和更换服装,还自带所有灯光设备。此外,由豪华版《天鹅湖》8月即将远赴欧洲,开启40场巡演,演出服装已于7月初装箱离沪,因此为了本次新疆喀什的演出,上芭专门另外制作了全副全套的服装和布景。“相信凭借我们的专业和敬业,新疆喀什的观众们定能欣赏到天鹅湖畔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感受到独具海派魅力的芭蕾舞之美。”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

### 上芭豪华版《天鹅湖》首赴新疆喀什



48名舞者组成的“天鹅海洋”变幻出或简或繁的优美队形。(上海芭蕾舞团供图)